

【主持人语】红学研究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从《红楼梦》诞生至今,历经两百余年,已有无数学者站在各自的立场对《红楼梦》进行了这样或那样的阐释和破译,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在究竟该如何破译《红楼梦》的问题上,学术界争议颇多,至今尚无统一论。之所以如此,在木斋教授看来,主要在于尚未寻求到正确的方法论。木斋教授认为,一部文学史研究,其正确的方法论,应该是具有大文学史研究的巨眼,相对于红学研究而言,可以称之为大红学史观。正是从这种大红学史观出发,木斋教授将红学研究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大整体,并在广泛搜集有关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对《红楼梦》进行重新破译。细读木斋教授之来稿,我觉得其研究在红学领域具有突破性意义,因之特设专栏,拟陆续刊发其破译成果,以使其得到有效推广,助益于红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下面所刊发的就是木斋教授破译成果之一。

大红学史观方法论及甲戌本凡例楔子评点 ——脂评甲戌本评点系列 1

木 斋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红楼梦》的全面破译需要采用大红学史观给予全方位的观照,脂评《石头记》——《红楼梦》是三位作者接力合作的产物,先后经历石头所著之原稿《石头记》、曹雪芹撰写之《风月宝鉴》、脂砚斋自己撰写之《红楼梦》。脂评的本质是该书新老作者之间的通信记录。

关键词:大红学史观方法论;凡例;脂砚斋;石头;曹雪芹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365(2018)04-0001-10

一、大红学史观方法论

《红楼梦》(《石头记》)堪称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也是争议最大的一部作品,不仅从其产生的时代就披着神秘的面纱,一直到 20 世纪以来的现当代学术史,历经无数学者的研究阐发,却仍旧未能实现破译。脂砚为谁?芹为谁?后四十回是否为续书?有学者认为此三个问题是破译《红楼梦》的瓶颈。但比较起中国文学史其他的谜案,譬如诗三百的形成历程、古诗十九首等所谓汉魏五言诗的作者、词体起源发生历程等的破译解读等来说,《红楼梦》的史料最多,距离当下的时间最近,特别是携带着原作者、原评点者原典信息的多达十余种的脂评《石头记》不同版本,都为后来之学者提供了可资研究、解读、破译的宝贵资料。王国维、胡适以来的红学研究,虽然在总体上未能实现全面的突破,却都有其各自合理的内核,为实现全面破译奠定了基础——只要后来者以正确的方法论,加以全面地思考、研

究、整合,则《红楼梦》《石头记》的原作者、后作者、书中主要人物的原型、全书之主要旨义,就可以得到近乎全面的破译。换言之,此前的红学研究之所以不能破译,是由于尚未能寻求到正确的方法论。在正确的方法论视角之下,以独特之慧眼、巨眼,排除作者、评者、传播者、程朱理学传统历史对此的有意遮蔽,即可洞察其何处为其“实事”,何处为其“史笔”,何处是其“草蛇灰线”“云龙雾雨”,以及破译它是如何“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种种秘法”。

欲知何为正确的方法论,先要知道何为不正确的方法论。红学研究的第一个学术史阶段是索隐派,这是从《石头记》产生以来最早的流行方法,而这一方法之所以流行,固然与中国古人尚未接受西方的学术方法的总体背景、局限有关;更为重要的,是与本书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即与“程朱理学传统历史对此的有意遮蔽”密切相关。这一遮蔽的历史,不仅仅是脂评《石头记》早期版本作者、评点者的有

意行为,也是后期版本以戚本为标志的以消除脂砚斋在本书中的痕迹为宗旨的一个思潮,或者说是一个运动,其中乾隆似乎无意所说的此书“为明珠家事”的传闻,是将此书引向索隐派的一个助推器,或者说是一个由皇权有意导引的意图遮蔽《石头记》真相的文化行为。胡适以来的红学研究,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突破了此前传统的猜谜式的、断章取义式的索隐式的方法研究,功不可没,从而奠定了较为正确的方法论研究。但胡适之研究仅在其表,尚未深入其里,仅在局部,尚未总览全体,可谓是仅得其一,未窥全豹。

事实上,综观全书,贾宝玉、林黛玉、贾政三者鼎足而三,代表了三个不同的人生世界。此书解释为曹雪芹之自传,又是何人为另外中心人物写传?进一步说,说贾宝玉是书中的第一主人公,本身就还需要论证。此书作者善用分身法,将一个人的传记分解为若干人物的故事之中,譬如将林黛玉故事采用分身法分别撰写在英莲(香菱)等至少四个人物之中,分别叙述其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故事——主流红学研究止步于曹雪芹而裹足不前,势必造成红学研究的倒退,从而出现对脂评真实性的根本性怀疑,这就更将红学的研究方向转向重回索隐派研究方式。

一部文学史研究,其正确的方法论,应该是具有大文学史观研究的巨眼,并具备建立在广泛真实的史料基础之上的整合研究,相对于红学研究而言,可以称之为大红学史观。所谓大红学史观,乃是大文学史观在红学领域的运用,是将研究对象红学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大整体,在宏观微观结合之下的研究。其中,原典第一的原则是大红学史观的基本要素。所谓红学研究的原典,主要包括:1.《石头记》原作;2.全部脂评;3.与书中主要人物对应的原型史料。此三者即为破译《红楼梦》《石头记》的三大原典。红学研究的学者或云,此三大原典材料,不过是红学研究的基本材料,每位红学研究者之必读,为何仍旧不能实现对于《红楼梦》的真正破译?这是由于以往学者虽然研究此三者,却仍旧停留在原有学说之思想牢笼窠臼之中,而无法深入一步透视其真相。红楼之真相,就存在于《红楼梦》原作之中,就存在于脂评《石头记》之评点之中,就存在于诸多相互关联的史料之中,而研究者仍旧以前人之说为根据,或仅从曹雪芹一个视角来看待原本复杂的、多作者的原典;仅从曹寅家族一个家族的

视角来看原本多家族的整合体,来看实际上至少是荣宁二府的多家族的《红楼梦》原典,这就会无视与书中诸多主要人物相互对应的珍贵史料,从而极大地约束了研究者的视野,造成了《红楼梦》似乎难以破译的学术史格局。

大红学史观不仅仅是对以上三大原典的研究,更需要面对三大原典史料所提供的信息,结合明清时代小说史、思想史、文学史,特别是清代康熙乾隆时代的诸多历史文化背景,进行有机的整合研究,方能形成破译此书诸多疑案的方法论巨眼。换言之,大红学史观的研究,不以某一个细微问题作为单独的研究体,而是要将有关红学的诸多主要问题实现全面而合于逻辑的解决,才能证明每一个独立问题所给予诠释的合理性。在这一大红学史观的方法论视角之下,不仅要直面回答脂砚为谁、芹为谁子、后四十回是否续作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并可以得出合情合理的初步答案:1.《石头记》——《红楼梦》是三位作者的接力合作的产物,而非仅仅是曹雪芹一人之作;2.脂评的本质并非是写给读者鉴赏的传统评点,而是该书主要作者、新老作者之间的通信记录;3.三位作者的接力写作,取材于不同的家族原型,造就了三个不同的该书“旨义”,也造就了荣宁二府的多重原型来源,以及书中贾宝玉等主要人物的不同原型和书中的辈分的变动。

由于需要阐释一系列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宏观问题与微观问题相互依赖,互为表里,因此,大红学史观之破译性研究,就不可能是通过一篇或是几篇论文来解决问题,而是需要一大部书稿或者说是系列的多部著作加以整合的、全面的研究和阐发、解读。换言之,如果只能破译一系列根本问题之中的某一问题,那就不是大红学史观的产物;反之,也可以说,采用大红学史观的研究,其研究报告必定不是数万字篇幅就能阐发清晰的——当下发表论文的格局,只能发出一篇类似于总论的抽绎出主要观点的文字,而真正有说服力的方式,是将该作的原文,包括书中的全部主要人物进行全面的解读阐释,才是大红学史观的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和表达形式。

二、甲戌本凡例楔子评点

《凡例》[木评:此书凡例何人而写?何时所写?暂且不作推测,且看随后陆续评点,读者自可作出结论也。一般认为,《凡例》部分,为其它诸本所无,而为甲

戌本所特有(其中己卯本中有《凡例》的部分文字,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当为甲戌本在特殊情况之下的产物。]

《红楼梦》旨义。是书题名极多。[木评:此为第一个层次,极为重要,作者提纲挈领,指明是书题名极多,根据后来说法,不止三个书名,还有《金陵十二钗》等。但开篇只提三个书名,正说明此三个书名具有本质意义,即暗示此书是经历了三人之手写作完成的:“《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根据后来的介绍,红楼梦书名在出现的时间次序上,乃为《石头记》之后出者(期间曾经有过《红楼梦》书名,甲戌本仍用《石头记》,是对原作者的尊重之意),当下反而放置在第一句这片言居要的重要位置,正说明《红楼梦》为最后定名,可以总括其它书名的诸多涵义,同时也暗示,此一书名为当下撰写《凡例》者所撰写,甚至在暗示此一本书稿的主要撰写人,正是撰写《凡例》的人。]

《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又曰《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木评:此为第二个层次,是按照时间逆推往前追述。“又曰《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指的是此书的作者之中,也有写作了《风月宝鉴》部分者,其写作主旨在于“戒妄动风月之情”;“又曰《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此一句介绍,是唯一一句出现“自譬”,也就是该作者,或严格说,是《石头记》原作者的“自譬”。以上所写,概言之,《凡例》的撰写人分明告诉读者,此书三个书名,乃为三人所写,只不过其中撰写《红楼梦》乃为其中之主要部分。《红楼梦》《风月宝鉴》《石头记》三部书稿,暗示了参与此书写作的三位作者,如果按照时间次序,则依次为:原作由石头撰写的《石头记》,中间经过曹雪芹参加撰写的《风月宝鉴》,最后,由脂砚斋撰写并作为总体编纂人而完成《红楼梦》。]

此三名皆书中曾已点睛矣:如宝玉做梦,梦中有曲名曰《红楼梦》十二支,此则《红楼梦》之点睛;又如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上面即镌“风月宝鉴”四字,此则《风月宝鉴》之点睛;又如道人亲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此则《石头记》之点睛处。然此书又名曰《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细搜检去,上中下女子岂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个,则又未尝指明白系某某,及至“红楼梦”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钗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

[木评:此为《凡例》开篇一段的第三个层次,旨

在对前文三个书名的具体介绍,点明各个书名的不同点睛之处:“红楼梦”名称,出自第五回警幻仙子为宝玉演唱红楼梦十二支曲,并金陵十二钗正副册等。^①“又如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上面即镌‘风月宝鉴’四字,此则《风月宝鉴》之点睛”,以《风月宝鉴》为中心的文字部分,为曹雪芹(本名天佑,学名为霭,后为国子生而考取州同,脂评本后而有雪芹之名,李煦《复谢昌邑邵侯》:“当洁采溪芹,少展区区也。”^②“芹官泮水”,指的是府学县学,来自《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芹。”《石头记》钞本后,曹霭遂以雪芹之名行世。)所撰写,并由脂砚斋整合修改而为全书的一个有机部分。“又知道人亲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此则《石头记》之点睛处”,这一句点明了此书的第一个阶段由“石头所记之往来”,由“道人亲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而来,红楼一书,石头之所记,并非仅有此一部分,参看后文陆续阐释。

以上《凡例》第一个段落,清晰指出了此书之所由来,是经历了三人先后写作的历程。由三人所写,必有三个主旨,从三者写作时间次序依次而言:石头所记,主旨在“理治”;雪芹撰写《风月宝鉴》,主旨在“风月”;脂砚斋撰写《红楼梦》,则“大旨谈情”。]

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盖天子之邦,亦当以中为尊,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

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故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则简,不得谓其不均也。

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谓其不备。

[木评:从“书中凡写长安”以下三个自然段落,乃为此书体例的说明,处处显露出来作者之避祸情结,反复声明“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同时解释为何此书“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则简”,如此种种,均为回复此书最早的一批读者所提出的质疑。《凡例》部分四个段落,重点在第一段落,乃为全书的三位作者、三个书名、三个主旨的概略说明,为理解此书的基本依据、深入石头之通幽曲径、解读红楼之别有洞天。《红楼梦》流行之诸多刻本,都从以下“此书开卷第一回也”开篇,而不取甲戌本之《凡例》部分,其本质正是要消灭脂砚斋与此书关系这一本质目的之结果。欲要消除脂砚斋与此书

的关系,则定要消除读者对此书全书主旨深意的解读——这也正是此书流传二百余年来仍对“芹为谁子,脂砚为谁,后四十回谁作”等一系列问题难以解读之源头所在之一。]

此书开卷第一回也[木评:一般版本皆从此处作为第一回开局,实则,此处实为《凡例》之一个部分。甲戌本在前十六回,皆有回前总评,此处相当于回前总评,只不过由于是全书开卷之前的位置,故设置《凡例》以便对全书进行总体阐发,由于全书涉及的问题甚多:1. 本书旨义及先后所用书名;2. 本书之《凡例》体制;3. 本书前后参与作者之情况;4. 本书之所由来。],作者自云[木评:此处之“作者自云”,乃为代为介绍原作者石头之自云,意即抄录原作的引述话语。]:“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但书中所记何事,又因何而撰是书哉?自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推了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堂堂之须眉,诚不若彼一干裙钗?实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也。当此时则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木评:此处之“所赖”“上赖”,重复“赖”字了,故后版本删除“所赖”二字,此为原稿石头作品痕迹]、下承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木评:音欲,食饱厌食]甘饕美之日,背父母[木评:此为石头原稿痕迹,到己卯、庚辰皆作“父兄”,盖因脂砚斋为石头畸笏叟之族亲表妹,此书三人撰写,是故,在在皆有三人之间相互照应的礼貌用语,此为其一。]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已至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木评:畸笏出生于1698年,至初写《石头记》之际,约为1737年开始,正当半生。],编述一记[木评:“记”者,史记也,记的本意即为如实记录的史书,石头原作此书的动机正是要将自己亲身经历的血泪家族衰亡史如实记录下来。],以告普天下人。虽我之罪固不能免[木评:曹寅家族,自从曹振彦于1644年从龙入关(参见顺治八年(1651)八月二十一日顺治皇帝册封诰命:“尔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曹振彦”云云可知),曹玺于1663年开始为江南织造,从曹玺、曹寅、曹颀到曹頔,1728年惨遭抄家,而为曹家亡族之掌门,于曹家而言,罪不可恕,至少作为当事人必然会有此一种心情。],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也。[木评:石头原作之旨义,原本为辨清是非,说明败家之根

由,但为了避祸文字之狱,不得不转而写作“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这一旨义。]

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风晨月夕,阶柳庭花,亦未有伤于我之襟怀笔墨者。何为不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以悦人之耳目哉?故曰“风尘怀闺秀”乃是第一回题纲正义也。[木评:此处延续前文,阐明“何为不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以悦人之耳目”,即超越此前之“史笔”——如实记录之家族史,而转为“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即用文学写法、小说写法,并达到文学之审美的艺术效果。这一由如实记录而转型为“假语村言”的小说写法,原本为文字狱之巨大压力所迫,却因祸得福,写出了伟大之小说巨著。]

开卷即云“风尘怀闺秀”,则知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木评:此处虽为紧密衔接前文,实则却是另起一段,阐明本书之所以“开卷即云‘风尘怀闺秀’”,正是意在表明本书之旨义,不在理治,而在谈情。]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阅者切记之。

诗曰: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木评:作者多少血泪人生,非局外人所能洞悉。“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其含意双重或是多重:首先,是指作品皆非虚构,而是在实有其事的基础之上,或可说是生命写就,与完全虚构之作迥然不同,所谓“其哭也有思,其歌也有怀”是也;其次,是指写作者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写作历程,殊为不易。“字字看来皆是血”七字,可以视为解读此书之大纲,有此理解,方能体会出:此书在种种云山雾罩的遮蔽文字下,掩藏着不为人知的血泪人生,此一血泪经历,非曹霁作为由曹府纨绔子弟而为北京国子学州同者所能具备,亦非畸笏叟曹頔作为前江宁织造而后为出家僧人者所能写出,而是历经多次拐卖,终生恋情而遭世人唾弃的脂砚斋之所特具。“十年辛苦”仅仅是略指其数,将三人前后参与写作的时间计算起来,约略有三十年之久,虽然其中有所间歇。]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木评:从“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一直讲述到“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都是在介绍此书的

产生过程,这本是类似后来著作的前言后记,介绍此书写作的缘起、过程等内容,作者采用小说写法,或说是与全书一致的神魔幻笔写法,真真假假、云山雾罩,通过暗示等手法来透露此书的产生过程。此书从何而来的问题,此前已经层层点染,叙说数次,之所以还要再从此问题而来,正说明此书并非一人之作,而是出自两人甚至多人之手。艺术创作由多人合作,原本是不符合艺术创作作为极具个性特质之规律,此书三人合作,何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功?这个答案就写在此书之中,就写在石头记手抄本的诸多脂评之中。]

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谳则深有趣味。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方使阅者了然不惑。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甲戌侧批:补天济世,勿认真,用常言。】于大荒山【甲戌侧批:荒唐也。】无稽崖【甲戌侧批:无稽也。】练成高经十二丈、【甲戌侧批:总应十二钗。【木评:十二钗的构思,是作者进入到第七回之后渐次形成的全书构思,可知此书前五回皆为后来之作而插入书前。】】方经二十四丈【甲戌侧批:照应副十二钗。】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甲戌侧批:合周天之数。】只单单的剩了一块未用,【甲戌侧批:剩了这一块便生出这许多故事。使当日虽不以此补天,就该去补地之坑陷,使地平坦,而不有此一部鬼话。】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甲戌眉批:妙!自谓落堕情根,故无补天之用。】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甲戌侧批:锻炼后性方通,甚哉!人生不能学也。】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木评:此前已经交代了此作写作之缘起大致历程,此前为虚写总写,此处方进入到实写细写,是将此前所说的写作缘起具象化、细节化、小说化。此书的本原动机,是要将“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并由此写作一部家族兴衰史,其更深层次则是元春判词所说:“二十年来辨是非”,但表现出来则为正面的“补天”意象。以“无才可去补青天”的儒家进取意象来总括此书主旨,并由此生发石头变为宝玉的意象,可谓是避祸旨义的艺术化结果。

本书原名《石头记》之“石头”二字之由来,来自于曹寅诗句。其《竹村廷尉筵上食石首鱼》作:“精卫衔石不满海,化为石鲛随春潮。潮声渊渊震曙鼓,巨絙(音耕,大绳索)一网千吴舳(音刀,小渔船)。有情

未入粗版官,首尾杂错金银色。老眼愁看富贵花(时邀看城西牡丹,值雨不果行),病驱思啖呵黎勒(药名,主治久咳久泻)。……使君杯滴珍珠醇,满堂大嚼笑乌有,坐中饕餮皆诗人。……君不见昨夜南风吹紫雪。”^③

曹寅在诗中序中说,此诗写作的缘起,是在竹村(李煦)廷尉宴席上品尝石首鱼而作。竹村为李煦的号,盖因其喜欢竹子,而号为竹村。李煦为大理寺卿,故以古人之廷尉尊称之。石首鱼的头中有两块晶莹如玉的石子,这本是石首鱼的自然现象,但曹寅作诗将石首鱼头中的石子想象为“精卫衔石不满海,化为石鲛随春潮”,说石首鱼头中之所以有两块小石头晶莹如玉,是因为当年精卫衔石填海不能填满,因此化为“石鲛”,随着海水而进入到湖中。曹寅先遭抄家之痛,再遭枷号之悲,其家族原本是从龙入关的几代功臣,为大清帝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家族,却惨遭雍正及迫害他、诬陷他的小人之毒手,其刻骨仇恨可知矣!因此,精卫衔石填海而不能满海,“化为石鲛随春潮”之鱼头之石,正成为曹寅之写作《石头记》之“石头”来源。曹寅之诗何等形象,何等贴切!更不用说,诗作中随后的“潮声渊渊震曙鼓,巨絙一网千吴舳”,正是曹寅成为入湖之“石鲛”惨遭“巨絙一网千吴舳”的捕捞围剿之惨状,可谓是一语成谶。而这首诗作,正是曹家鼎盛之际、康熙五下江南之际的诗作。]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别,【蒙双行夹批:这是真像,非幻像也。该批:作者自己形容。】说说笑笑来至峰下,坐于石边高谈快论。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木评:以上写本书三位作者会商此书之写作。石头,即为原作者,也是本书的点评人之一畸笏叟;一僧一道,即为一芹一脂也。三人都骨骼不凡,风神迥别。石头希冀后两位作者参与此书的修改和撰写,因有此言。】,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甲戌侧批:竟有人问口生于何处,其无心肝,可笑可恨之极。【木评:可知当此书刚刚草就之际,阅读者之蔑视之评。】】向那僧道说道:“大师,弟子蠢物,【甲戌侧批:岂敢岂敢。】不能见礼了。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心切慕之。弟子质虽粗蠢,【甲戌侧批:岂敢岂敢。】性却稍通,况见二师仙形道体,定非凡品,必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德。如蒙发一点

慈心,携带弟子得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自当永佩洪恩,万劫不忘也。”二仙师听毕,齐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甲戌侧批:四句乃一部之总纲。】[木评:红楼梦作者及其评点者,以其全知之视角,事先预告此书之悲剧结局,让读者眼睁睁看繁华盛世怎样走向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倒不如不去的好。”

这石凡心已炽,那里听得进这话去,乃复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强制,乃叹道:“此亦静极思动,无中生有之数也。既如此,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时,切莫后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如此也只好踮脚而已。【甲戌侧批:锻炼过尚与人踮脚,不学者又当如何?】也罢了,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甲戌侧批:妙!佛法亦须偿还,况世人之债乎?近之赖债者来看此句。所谓游戏笔墨也。】你道好否?”石头听了,感谢不尽。那僧便念咒书符,大展幻术【甲戌侧批:明点“幻”字。好!】[木评:“大展幻术”四字,正是此书撰写方法之总纲,如黛玉之分身数处,宝玉之有真假等,皆从“西游记”而来。],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甲戌侧批:奇诡险怪之文,有如髯苏《石钟》《赤壁》用幻处。】[木评:髯苏,指的是东坡,读者只知此书用西游记、聊斋、牡丹亭甚多,却不知苏东坡、曹植等对此书作者的影响很大。]

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甲戌侧批:自愧之语。蒙双行夹批:世上人原自据看得见处为凭。】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甲戌侧批:好极!今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者,见此大不欢喜。】须得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甲戌侧批:世上原宜假,不宜真也。谚云:“一日卖了三千假,三日卖不出一个真。”信哉!】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甲戌侧批:伏长安大都。】[木评:脂砚斋为李煦之女,祖上为山东昌邑人,此处隐隐指昌邑。]诗礼簪缨之族,【甲戌侧批:伏荣国府。】花柳繁华地,【甲戌侧批:伏大观园。】温柔富贵乡【甲戌侧批:伏紫芸轩。】去安身乐业。【甲戌侧批:何不再添一句“择个绝世情痴作主人?”】[木评:“绝世情痴”四字,可谓贾宝玉之概括。]甲戌眉批:昔子房后谒

黄石公,惟见一石。子房当时恨不能随此石去。余亦恨不能随此石去也。聊供阅者一笑。[木评:此处似乎是暗示“石头”两字的来源,实则非也,乃是避重就轻之法也。]

石头听了,喜不能禁,乃问:“不知赐了弟子那几件奇处,【甲戌侧批:可知若果有奇贵之处,自己亦不知者。若自以奇贵而居,究竟是无真奇贵之人。】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的。”说着,便袖了这石,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木评:此一段描写,将此书由原作《石头记》修改或者说是再创作而为《红楼梦》之事,进一步小说化、细节化、具象化,其所由来,乃是借鉴《西游记》《聊斋志异》以来神魔小说的艺术手法,以超越现实的艺术手段,来实现既要叙说此书由来,又需要遮蔽作者元神的需要。此处的石头,即为原作者和原作的象征符号,一仙一道,则是新接手参与再创作的一芹一脂。所谓“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指的原作者石头期待自己的这部原作,可以有一个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生命历程。为了将这一新旧作者的交流进一步以小说的形态表现出来,设计了让石头说话的情节:石头“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甲戌侧批:竟有人问口生于何处,其无心肝,可笑可恨之极。由此,亦可知在此书尚未流行之际,阅读者都有批评贬低之语,是为不懂艺术之故,但也由此推动了三位作者披肝沥胆反复精心打磨修改的写作历程。]

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木评:空空道人者,脂砚斋也,此前一层,乃为写作缘起,有此处方才进入抄录披阅,修改重撰的《红楼梦》写作史历程。]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甲戌侧批: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愧。】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后面又有一首偈云:

无材可去补苍天,【甲戌侧批:书之本旨。】

枉入红尘若许年。【甲戌侧批:惭愧之言,呜咽如闻。】

此系身前身后事,

倩谁记去作奇传?

诗后便是此石坠落之乡,投胎之处,亲自经历

的一段陈迹故事。其中家庭闺阁琐事,以及闲情诗词倒还全备,或【甲戌侧批:“或”字谦得好。】可适趣解闷,然朝代年纪,地舆邦国,【甲戌侧批:若用此套者,胸中必无好文字,手中断无新笔墨。】却反失落无考。【甲戌侧批:据余说,却大有考证。蒙侧批:妙在“无考”。】[木评:此一层次,由此前的一僧一道而变为只有空空道人,指的是原本由一芹一脂参加修改重新写作,渐次演变为两人之中的一人成为写作者,即脂砚斋成为全书的主要撰写人。“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这里所写,正是脂砚斋接手原作《石头记》之际的情形。]

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甲戌侧批:先驳得妙。】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甲戌侧批:将世人欲驳之腐言预先代人驳尽。妙!】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木评:此为脂砚斋接手《石头记》写作之际的困惑,作者必先有大疑,方会有后来之大信,乃至于为之献出生命。脂砚斋为畸笏叟族亲表妹,故称“石兄”。]

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也!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甲戌侧批:所以答得好。】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木评:只取其“事体情理”四字,可谓足幻笔书法之重要说明。】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木评:“理治”二字,可以视为是石头原作之宗旨,脂砚斋正是要改“理治”之书而为“大旨谈情”之作。】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历来野史,或汕谤君相,或贬人妻女,【甲戌侧批:先批其大端。】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涂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蒙侧批:放笔以情趣世人,并评倒多少传奇。文气淋漓,字句切实。】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

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木评:此一段可以视为作者为此书所阐发的颠覆性创新宣言。】。

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躐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木评:此前刚有假语村言、幻术之论,此处又有“追踪躐迹,不敢稍加穿凿”所谓“真传”之论,则何者为真?何者为假哉?一言以蔽之,假作真时真亦假,真实之人物、真实之家族、真实之血泪人生,但却不得不以假语村言的幻术外形写出,一切为我所用,万物皆备于我是也。】【甲戌眉批: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致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敷粉、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亦不复少。余亦于逐回中搜剔剖剖明白注释以待高明,再批示误谬。】【甲戌眉批:开卷一篇立意,真打破历来小说巢臼。阅其笔则是《庄子》《离骚》之亚。】【甲戌眉批:斯亦太过。【木评:此为畸笏叟批评脂砚斋之语。】]

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木评:此为脂砚斋回复畸笏叟之话语,欲将原作的“理治之书”而改造为“大旨谈情”之作。】。【甲戌侧批:转得更好。】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我师意为何如?【甲戌侧批:余代空空道人答曰:“不独破愁醒盹,且有大益。”】

【木评:此一段对话,可以视为两位主要作者之间在书稿开始交接时候的对话,以及对《石头记》进一步修改的主要讨论问题,通过这种小说化、神魔化语言表达出来。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

此一段空空道人对石头所说的话语,正是脂砚斋初次接手修改写作此书时候的顾虑:“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问世传奇,也就是能够使得此书流传之意——幸亏这个历史阶段文字狱的重压,使得石头在原稿基本写作完成之后,不敢将之“问世传奇”,而是只在家族内部亲属关系内部传看。畸笏叟与脂砚斋为族亲表兄妹关系,曹雪芹与畸笏叟之间是叔侄继父嗣子之间的关系,而脂砚斋和曹雪芹是终生情侣关系,因此,一开始仅仅是此三人之间传看讨论。脂砚斋此处所提出的两点质疑,其中心的含义是:如果仅仅是写成这个样子的史笔记录,其中不过是有几个异样女子,其余所写,不过是一个家族的兴衰实录,恐怕世人不爱看呢!石头的回答十分冗长,清理出来其大意,可以视为是三人之间形成共识的写作大纲:1. 将理治之书的主旨,修改为大旨谈情之作;2. 将真实史笔记载,修改为“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也就是将真事隐去的意思;3. 写作目的,将此前“辨是非”的政治诉求,修正为审美的、真实的、真情的艺术作品。“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如此定位,既能避祸,又能避实就虚、虚虚实实,这也是此书经历如此漫长岁月方才问世传奇的大背景。]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石头记》【甲戌侧批:本名。】再检阅一遍,【甲戌侧批:这空空道人也太小心了,想亦世之一腐儒耳。】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甲戌侧批:亦断不可少。】亦非伤时骂世之旨,【甲戌侧批:要紧句。】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木评:“大旨谈情”,“实录其事”,此八字为全书背景之总纲。】,又非假拟妄称,【甲戌侧批:要紧句。】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时世,【甲戌侧批:要紧句。】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木评:此一段写空空道人,暗指脂砚斋在反复权衡之后,决定接受此书的进一步写作,并且,“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抄阅再评,其思考的主要问题:1. 此书应该不会带来杀身之祸,特别是需要经过一芹一脂的改写;2. “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大旨谈情”,可以说是脂砚斋对出自她笔下以宝黛恋情为中心的主情节的高度概括,这一主旨,既不同于石头旧作的“理治”“辨是非”,也不同于曹雪芹参与写作部分的“风月”主旨。】

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木评:吴玉峰者,脂砚斋自称也,《红楼梦》书名出自于脂砚斋(“红楼”为李煦家族为康熙五次南巡所建的行宫,参见系列评点之第五回。),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脂砚斋,李煦之女,出生于1716年11月24日,详论参见系列评点之第二回。其家族山东昌邑人也,故云东鲁,梅溪,则为其未有脂砚斋未有脂砚斋笔名之际的笔名,约于1747年左右用之,后于1754甲戌年之后采用脂砚斋笔名;《风月宝鉴》为曹雪芹旧作,但题目却是由脂砚斋为之修改定名)。】。【甲戌眉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木评:棠村可有两种解释,不知何种为接近历史真相:曹霑为遗腹子,并无亲弟,但曹霑与畸笏叟为由叔侄而为继父嗣子关系,棠村应为畸笏叟之子,由此可知,棠村死得早,此为其一;棠村,脂砚斋以海棠自比,因以为别号之一。参见书中十七回海棠的寓意,所谓棠村已逝,或指的是已经新用“脂砚”为号,不复用棠村。】

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木评:此一段最为此书曹雪芹著之直接根据,其实,若用大红学史观之巨眼审视,此一段正说明了脂砚斋方为此书的主要作者:1. “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者,虽然名曰曹雪芹,实则却是脂砚斋。很多史料记载,石头原作尚无目录、章回,而脂评版本中,脂砚斋渐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其编纂历程,历历在目,清晰可辨,到甲戌本十七回十八回尚未分割成为两回,几乎每一回目在甲戌本之中,都有从回前或是回后诗句之中演变而为题目中,在在皆是;而其“披阅十载”者,到甲戌年已经是“抄阅再评”者,而从现有的评点记录,脂砚斋与畸笏叟的评点对话,在1747年已经开始出现,到壬午年间“索书甚迫”,也已经有16年之久,期间却未见有曹雪芹之笔墨;2. 结合前文所说,《红楼梦》方为此书之总题目,既然是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总其大成,则此处就应该说明“则题曰《红楼梦》”,作者偏偏说“则题曰《金陵十二钗》”,而十二钗的形成,最早的一回开始于第七回(十二钗史料出处,参后系列评点之第七回),到十八回妙玉出现,脂砚斋刚刚把十二钗人物的构思完成【庚辰双行墨笔夹批:“妙卿出现。至此细数

十二钗,以贾家四艳再加薛林二冠有六,添秦可卿有七,熙凤有八,李纨有九,今又加妙玉仅得十人矣。后有史湘云与熙凤之女巧姐儿者共十二人。”),并获得了畸笏叟的首肯(庚辰眉批:“妙玉世外人也,故笔笔带写,妙极妥极!畸笏。”庚辰眉批:“是处引十二钗总未的确,皆系漫拟也。至回末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讳。壬午季春。畸笏。”(庚辰本372页)。]曹霁为曹寅之子曹颀的遗腹子,1715年五月初七出生,乳名天佑,学名曹霁。曹雪芹,应是三位作者共同署名而集中于一名的结果。其中曹颀为家族族长,自然可以代表曹氏家族;“雪”字,来源于曹霁第一任妻子,即书中的薛宝钗(薛宝钗原型人物为熊赐履遗腹女,1710年出生,1721年进入曹府,熊赐履为康熙少年时代的老师,“雪”“学”谐音而为“薛”,详论及相关史料参见后文),此处“雪”字取其延伸意思,即为曹霁妻子的意思,脂砚斋为曹霁续妻,因以“雪”代称自己;芹,指的是狭义的曹霁,由国子生而考取了州同而为芹。参见前文引述。曹雪芹兼具广义的三位作者合称,以后,曹霁以“雪芹”之名行世,狭义的雪芹也可以单指曹霁。]

并题一绝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木评:甲戌本由此而称之为甲戌,是极大的误解。脂砚斋分明是在说,是从甲戌年开始抄阅再评,而其完成时间,则要极大的推迟往后,而甲戌本的命名,误导读者和研究者,误以为此为《石头记》之第一时间次序版本,实则,甲戌本实际上应该是壬午年迫于有人“索书甚迫”而选抄的一个版本,其中有所不同的,是己卯本和庚辰本,主要应是脂砚斋抄写自己重新创作和在原稿基础之上修改的版本,而甲戌本则是在脂砚斋抄本基础之上,畸笏叟抄写的版本。]

【甲戌双行夹批:此是第一首标题诗。】【甲戌眉批: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式猾之甚。后文如此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木评:此前在正文之中已经标举了曹雪芹“披阅十载”,此处再通过脂评方式点明:“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显然,至少这一部分并非雪芹所撰;作者仍旧担心读者被误导为曹雪芹为全书作者,于

是,再加重一笔:“后文如此者不少”,则后文中的很多内容,皆非曹雪芹所撰;“这正是作者用画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这里的“作者”显然不是曹雪芹,而且,特意指引读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其实,主要著作作者正是脂砚斋本人,才会有如此重重的欲说还休的表达方式。]]

【甲戌眉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本(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日泪笔。】[木评:此一段脂评成为了一个难解之谜:“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所谓“能解者”即为能评点者,即为真正解读其深邃之谜者,实则在指出脂砚斋既是点评人,也是此书的解者和作者;同时指出,此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而是用辛酸之泪哭成的书,隐指自己经历过他人难以想象的惨痛人生经历,此为第一个层次。

“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指明是在壬午除夕之夜,此书尚未完成修改之际,芹为泪尽而逝。此处,无疑指明了曹雪芹与此书的关系,乃为作者之一无疑,同时,也指明了曹雪芹并非唯一的作者,也非主要作者,否则,“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则此书未成部分又有谁来完成?此为第二个层次。

既然曹雪芹“壬午除夕泪尽而亡”,而书未成,后面必定要写是谁在继续写作,甚至是一直在写作。脂评接着说:“余常哭芹,泪亦待尽。”此一处无异于明确向世人申明,脂砚斋本人也同时是“哭成此书”的作者之一,只不过没有写成同哭此书,而是“余常哭芹,泪亦待尽”,盖因芹就是书中的宝玉,也就代表了哭成此书,而“泪亦待尽”的含意,则不仅仅是指自己的泪水哭干,而是指此书即将完成,自己的生命也即将终结。此为第三个层次。

“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解读到此处,已经不难读懂,此一大段脂评,乃为脂砚斋之遗书,“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此一部分乃是在呼唤此书的即将是唯一幸存的作者之一,也就是原作者石头畸笏叟。畸笏叟晚年出家为僧,故云“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寻找畸笏叟以嘱托有关此书之后事,可惜,数次寻觅未果,深感怅然!

此为第四层。

“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本(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日泪笔。”此为这一段脂砚斋遗书的最后一个层次，显然是说多次寻觅畸笏叟未果，只能在此发出最后的拜托，希望畸笏叟能完成一芹一脂未能完成的后四十回修改工作，以便使全书得到统一，所谓“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分明点醒此书到目前为止，主要是一芹一脂在写作，现在一芹已经泪尽而逝，一脂也要“泪亦待尽”，追寻一芹的灵魂而去，希望原作者石头能够成为一芹一脂，如此则不仅“是书何幸”，“余二人(一芹一脂)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此为第五个层次。

最后落款：“甲午八日泪笔”，甲午年要到1776年，也就是由此要认定脂砚斋在壬午除夕雪芹死后还活了十余年时间，很多学者提出了与此相反的意见，认为是一个笔误所致。这是有道理的，此一段应

为脂砚斋之遗书，在曹雪芹壬午年除夕（或说是癸未）泪尽而亡之后，脂砚斋作为曹雪芹的“新妇”，也是曹雪芹终生之恋人，在雪芹死后已经神志不清，进入到幻觉冥想的神经状态，否则，不会在后四十回尚未完成修改定稿的情况之下选择死亡。因此，甲午，应该是甲申的笔误。盖因在甲申除夕之际，是曹雪芹泪尽而亡之后的祭日，到正月八日仍在祭祀亡灵的悲愁情绪之中，在半昏迷半清醒状态之下写下绝笔遗书，合于情理。]

注释：

- ①红楼之名，另有更为深刻的出处来源，参见后文。
- ②李煦撰，张书才、樊志斌笺注《虚白斋尺牍笺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1页。
- ③曹寅《楝亭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康熙刻本影印，《续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卷七，第602页。

[责任编辑 杨捷]

Methodology of the History View of Redology and Commentaries on Jiaxu Edition, Rules and Standards, Introduction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 A Series of Commentaries on Shi Yanzhai's Review of Jiaxu Edition 1

MU Zhai

(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o completely decipher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should use the history view of Redology. Zhi (Zhi Yanzhai)'s review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A Dream of Red Mansions* was written by relays by three authors, has experienced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The Story of the Stone* written by Shitou, *Feng Yue Bao Jian* written by Cao Xueqin and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written by Shi Yanzhai himself. The nature of Shi's review is the communication record among the three authors.

Key words: methodology of the history view of Redology; rules and standards; Shi Yanzhai; Shitou; Cao Xueqin